

097794

香港中文大學

中國語文教學研討會報告書



19-27 8.15  
791

清冷书室

清冷書室

097794

香港中文大學

中國語文教學研究會徵稿告白



90097410

一九七〇年

# 目 錄

前 言

大會程序表

開幕辭

專題講辭

如何加強中國語文教育並論國粵語比較研究之重要性

在香港推行中文教育的背景和前途

中學生國文程度檢討

工業社會的課程和教材

國語乎？粵語乎？

關於教學方法問題之商榷

民族與語文

李卓敏

七

三 一

周法高

二

馬 蒙

一

蔡灑堂

二

柳存仁

三

柳存仁

九

何中中

五

胡昌度

一

分組討論總結報告

教學目標組總結報告

教學材料組總結報告

教學方法組總結報告

閉幕辭

附錄

(一) 論文

國粹與國學

論漢學界的代表人物

中國書面語的剖視

(二) 香港大中學生閱讀習慣調查

(三) 現行香港中英文中學中文科教材篇目

(四) 現行新加坡、台灣中小學中文科教材篇目

黃國芳

六七

陳繼新

七一

羅慷慨

八一

胡熙德

八九

許地山

九三

周法高  
馬蒙

一〇五  
一二三

二二五  
二二二  
二二七

## 前 言

關於這次中國語文教學研討會的前因和經過，已詳見中文大學李卓敏校長的開幕辭和胡熙德先生的閉幕辭，無需在此再加補述。可是在籌備過程中，有幾件事給予我們以極深刻的印象，值得一提。第一，所有和我們接觸和商談中國語文教學問題的人士，沒有例外地一致贊成、支持並且鼓勵我們舉辦這個研討會。大家都一致認為香港的中文教育存有嚴重的問題，加上香港社會重視英文、輕視中文的傾向，前途實在不可樂觀。這樣一個規模的研討會一定會促使社會正視這個教育上最基本的問題。第二，在我們交換意見的過程中，我們不約而同發現所認識的親友，甚至我們自己本身的子女的中文都有或多或少的問題。他們對中文的出版物漠不關心，由於教育環境的關係，對中文的閱讀、欣賞、寫作和表達能力都有所欠缺。我們的下一代尚且如此，再下一代又將如何？羅慷慨先生在他的總結報告上，已經慨乎言之：我們是失敗了！那麼現在是不是一個徹底檢討整個教育制度的時機？第三，在正式籌備之前，我們曾於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二日舉行了一個非正式的座談會。參加的人一共有二十餘位，來自中中文學、英文中學、港大教育系、中大教育學院、中大國文系、教育司署以及其他教育機構。座談會的主要目的是自由交換意見，並希望廣泛接觸到各方面的問題。可是在談到「背誦」和「強記」課程內容這一問題時，大家都反應熱烈，紛紛發表意見，就討論了很久。這使我們更進一步相信：中國語文教學問題固然很多，大家對這些問題的意見更多，如果能使關心中文教育的人聚首一堂，交換彼此的經驗和意見，一定會有很豐富的收穫。

然後我們同世界中文報業協會的負責人交換意見。他們也有很多切身的經驗和感觸，認為舉辦這樣性質的研討會，非常合時，自當加以全力支持。接下去，我們成立了籌備委員會，前後籌劃了六個月，終於在一九七〇年七月六日至九日，正式舉辦了「中國語文教學研討會」。這研討會的成果詳見本『報告書』。內容是事實最好的說明，不必贅述。在開會期間，中文報業協會各會員報紙不但給予研討會以最詳盡的報導，而且還委派了資深的工作人員親自參加了會議，使新聞界和教育界有更進一步一同工作的機會。這是一個非常可喜的現象，證實了大家的想法：只要是中國人，不分職業，都會對這重大的問題表示關切。

在開會期間，曾將講辭、論文和其他資料派發。由於到會的人踴躍得超出預料，後至者就拿不到這些臨時印就的資料，連演講者本身都拿不到他的講辭，這是令我們辦事的人深深引以爲歉的。當時在會場時，曾宣佈我們會將所有資料彙集成書，否則一定會使很多代表大失所望。

研討會結束後，所有講辭都送交各演講人親自加以校對，其他資料也將誤植的地方一一校正。分組討論召集人在研討會結束前，曾將他們的總結向大會報告，現在又將該項總結報告用書面整理出來。

會場上所分發的論文三篇，現仍保留於本『報告書』中，作爲附錄的一部份。這三篇論文或許同研討會的討論題目沒有直接的關係，但論文作者都先後是香港最高學府的教授，至少可以表示：本地人的看法並不局限於香港一隅。

參加研討會的代表對本港的中學中文科教材都非常熟悉，所以在開會時並沒有散發該方面的資料。現在爲了使『報告書』更爲完整，特將「香港中英文中學中文科教材篇目」編入附錄，一則可以和「新加坡、台灣中小學中文科教材」互相比較，二則也可以使在香港以外的讀者對香港的中文教育有更具體的瞭解。

「香港大、中學生閱讀習慣調查」的報告所顯示的結果，有的不幸而和我們的預料相符合，有的則比我們預料的還要壞。由這篇調查，我們可以看出：一方面，香港的學生大多數沒有讀課外書的習慣，另一方面，香港的出版和文化界也沒有足夠的課外讀物供給學生選擇。這是一個後果重大而發人深省的問題。中國學生周報已經開始邀請中學國文教師，爲中學生推薦課外讀物，希望這是解決這問題的第一步。

在讀完本『報告書』後，讀者也許會發現其中的觀點並不統一。這一點，參加研討會的各代表或許早已感覺到了。理由很簡單：由於出發點不同，着重點也因之而不同，如果大家的意見早已一致，那麼開研討會，豈非多此一舉？研討會的目的就在彙合不同角度的觀點和看法，從不同的意見中求得可行的辦法。嚴格說起來，研討會並不代表任何結論，只不過是一個開始。

這裡應該引用胡昌度教授作總結時的一段話：「經過很愉快在一起的四天，我們參加這會的同人又快要分手四散了。大概有人會問：這次研討會之後，還有沒有下文呢？這點，我現在只能答一句：這完全要看大家肯不肯繼續努力。」一點不錯，唯有大家繼續努力，才能發揚光大研討會這一點微不足道的成果。

# 大會程序表

一九七〇年七月六日（星期一）

上午 九時三十分	簽到
十時正	主席宣佈開會
十時零五分	致開幕辭
十時三十分	宣讀論文 中文大學校長李卓敏博士
十一時三十分	宣讀論文 周法高教授（中文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講座教授）
十二時正	「如何加強中國語文教育並論國粵 語比較研究之重要性」 休息
下午 一時三十分	宣讀論文 馬蒙教授（香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講座教授）
二時三十分—四時正	「在香港推行中文教育的背景和前 途」 分組討論
下午 一時三十分	午餐
二時三十分—四時正	分組討論
下午 一時三十分	午餐
二時三十分—四時正	分組討論

一九七〇年七月七日（星期二）

上午 十時正	宣讀論文 蔡濯堂先生（讀者文摘中文版副編輯） 「中學生國文程度檢討」
十一時三十分	休息
十二時正	宣讀論文 柳存仁教授（澳洲國立大學中文系 講座教授）
下午 一時三十分	「工業社會的課程和教材」 分組討論
二時三十分—四時正	午餐

## 一九七〇年七月九日（星期四）

上午  
九時三十分  
分組討論總結報告  
①教學目標  
黃國芳先生（官立文商專校  
校長）

十時正  
分組討論總結報告  
②教學材料  
陳繼新先生（中文大學教育學院  
講師）

十一時三十分  
分組討論總結報告  
③教學方法  
羅慷慨先生（香港大學中文系  
講師）

十二時正  
休息  
（中文大學教育學院  
客座教授）

下午  
一時三十分  
十一時三十分  
十二時正  
分組討論

何中中博士（香港真光中學校長）  
「關於教學方法問題之商榷」

午餐  
（中文大學教育學院  
客座教授）

下午  
一時三十分  
十一時三十分  
十二時正  
致閉幕辭  
胡熙德先生  
（中文大學校務主任  
兼教育學院院長）

## 一九七〇年七月八日（星期三）

上午  
十時正  
宣讀論文  
柳存仁教授

「國語乎？粵語乎？」

十一時三十分  
休息  
（中文大學教育學院  
客座教授）

下午  
一時三十分  
十一時正  
十二時正  
分組討論

何中中博士（香港真光中學校長）  
「關於教學方法問題之商榷」

午餐  
（中文大學教育學院  
客座教授）

下午  
一時三十分  
十一時正  
十二時正  
分組討論

何中中博士（香港真光中學校長）  
「關於教學方法問題之商榷」

午餐  
（中文大學教育學院  
客座教授）

下午  
一時三十分  
十一時正  
十二時正  
分組討論

## 籌備委員會

顧問

主席：胡熙德先生（中文大學）

委員：周法高教授（中文大學）

馬蒙教授（香港大學）

胡昌度教授（中文大學）

蘇宗仁博士（教育司署）

周公諒先生（培正中學）

孫述憲先生（世界中文報業協會）

宋淇先生（中文大學）

書：陳繼新先生（中文大學）

## 演講人

周法高教授  
袁倫仁先生（亞洲協會駐港代表）

馬蒙教授

胡昌度教授

蔡濯堂先生

柳存仁教授

何中中博士

胡昌度教授

周法高教授

馬蒙教授

蔡濯堂先生

柳存仁教授

何中中博士

胡昌度教授

主席：胡昌度教授  
執行秘書：宋淇先生

書：陳繼新先生

印：莫俞靄敏女士

務：蘇紹興先生

絡：黎青霜小姐

聯編總秘：羅吳玉英女士

## 分組討論召集人

- (一) 教學目標：黃國芳先生
- (二) 教學材料：陳繼新先生
- (三) 教學方法：羅慷慨烈先生



# 開幕辭

李卓敏

諸位代表，諸位來賓：

在一九六九年十月七日，中文大學頒授學位典禮的時候，我曾經指出：「目前香港所面對的形勢，不論是社會或個人，都走向同一的趨勢。從社會來說，中英文並重。從個人來說：中英文兼通。」同時在我的講詞中提出社會上重視英文和輕視中文的傾向。以後我曾經從各方面聽到各種不同的反應。中學方面，有人要求中文大學能協助他們提高中文水準；却也有人要求我們協助他們提高英文水準，這當然也是問題的一面，可是却不是當務之急。至於中大的同事和友人，大家一致認為這是目前香港教育最基本的問題，應該採取積極和具體的行動。

我們第一步就是成立了一個核心組織，詳細研究香港中文教育的情形，然後舉行了一個座談會。根據座談會的結果，籌備委員會再正式計劃組織這次的研討會。在這期間，我們曾經和世界中文報業協會的負責人交換過意見，他們都認為這是和整個社會有切身關係的問題，加強中國語文教育也是他們應盡的責任，所以非但鼓勵我們，而且在各方面支持我們。尤其熱心的是亞洲協會駐港代表袁倫仁先生。他雖然謙虛地說：他是看到自己的外孫女在小學讀中文的困難和痛苦有感而發；實際上，他是有心人，觀察了香港的中文教育多年，這回對促進研討會可以說不遺餘力。今天研討會之所以能順利舉行，不能不感激諸位熱心朋友的帮助和支持。

這次的研討會雖然籌備了很久，並且借重了客座教授胡昌度博士的大力得以辦得頗具規模，可是我們知道得很清楚，大家不可能在這短短的幾天會期之內，尋到解決一切問題和困難的方案。因為這些問題既然存在了這麼多年，當然也非朝夕之間所

能改進。我們首先必須承認這問題的嚴重性，而且如果任其因循下去，一定會影響到我們社會的進展。舉個例來說，日本人的英文程度，從講、聽、瞭解和寫作來說，一般水準恐怕比不上我們中國人，可是這並不妨礙日本在經濟、工商業、文化、藝術方面成為第一流的國家，原因就是日本在教育方面始終以日本語文放在第一位。關於「母語」的重要性，在這次研討會中，專家和學者們會講得很詳細，不必多說。第二點，現代社會在各方面都發展迅速，變化多而快，語言學、文字學、羣衆導播工具都有了新的發現和面目，我們如果在教材和教學方法上仍因襲二三十年前的舊貫，任何人都知道是配合不上社會的需要和發展步驟的。這好像是我們已經有了良好的公路，而我們的交通工具仍舊採用老牛破車一樣，這樣怎麼可以做到和其他先進國家並駕齊驅呢？

事實上，這些年來政府和社會在教育方面所遭受的壓力還是來自學額方面。一方面人口大量增加，另一方面，就學兒童的數字也隨着國民收入而大為膨脹，所以一向把重心放在量的方面——多開設學校，多訓練師資以應付入學的兒童。這問題到現在還是沒有解決，可是因為注意「量」，就未免疏忽了「質」。這並不是說只有香港的中學的中國語文教學才有問題，因為英美大學也在檢討英國文學系的課程，他們的中學時時都在檢討課程，改善教學方法；而最近還有人批評香港學生的英文程度太低，沒有能力寫商業函件。香港的教育司在一九六七年委派了一個「中文科教學研究委員會」，並在一九六八年出版了一份『報告書』。另外還有其他組織和機關也接觸和討論到這問題。可是正如上面所說，這是一個整個社會的問題，牽涉到社會的風氣，一般人的看法和出發點，所以一定要政府、學校、教師、出版界、輿論界大家配合起來，同心協力才能加強中文教育，並且提高學生中國語文的水準。

這次研討會請到了多位專家和學者來做專題演講，很是榮幸。他們因為有綜覽全局的胸襟，對這些問題一定有獨到的看法，同時還會進一步提出寶貴的建議。可是真正能產生具體可行的方案的場合，却是分組討論會。尤其是因為參加分組討論的代表，多數是中學裡的現任中國語文科教師。你們在學校中受到學生們的尊敬和愛戴，在社會上却是無名的英雄。你們的工作是最艱鉅，也是最吃力不討好的工作。今天研討會得到你們光臨參加，希望你們不但要聽，而且要講，拿你們切身所體驗到的一切，貢獻給大家，讓大家可以更深入一層瞭解到問題和困難所在。希望你們能夠做到「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的地步，好讓大家能借重你們的經驗，從而計劃一個完善的加強中文教育的方案。

在這一點上說來，這研討會只不過是一個開始，以後還有很多工作需要大家一同努力去做。中文大學願意用各學院、各學系、各研究所、各研究中心的人力、設備，來配合這項艱鉅工作的展開。

多謝諸位。

專

題

講

辭

## 如何加強中國語文教育

周法高

### 並論國粵語比較研究之重要性

(一)

所謂「中國語文」，通常解作中國的語言文字。另外一個解釋是：國語和國文。過去在大陸以及現在在台灣，通常小學有「國語」的課程，中學和大學有「國文」的課程。國語課所教的全是白話，而國文課所教的則兼有文言文和白話文。最近在台灣掀起了一場劇烈的辯論。有人主張小學的國語課應該正名為國文。事實上，小學的國語課和中學的國文課除了上述的一點分別以及程度有深淺而外，很難作明確的劃分。不過，在台灣提議把小學的國語課正名為國文的人，其動機之一是想在小學加一部份文言的教材，實際上有一種復古的傾向存在，而命名之爭不過是表面的文章而已。近年來在大陸出版了王力主編的『古代漢語』，作為大學的教本，內容包括先秦漢魏南北朝唐宋元時代的作品，因為所謂文言文（古代漢語大都是文言文）也是一種書面的語言。

有人也許會問：文言和白話有沒其區分的必要呢？其區分的標準又是如何呢？嚴格地講，文言和白話有時候很難作明確的劃分。因為有一些作品是介乎文言和白話之間的。例如宋代理學家的語錄，在今日讀起來，仍然可以發現很多白話的成份，但是和現代的國語又有一段距離。還有報章雜誌上有時候也會讀到一些不文不白，半文半白的文字，但是二者間確實也有一些分別。三十年前，在南京的國立中央大學教育學院的艾偉教授曾經寫過一本書叫做『文白問題』，對於文言白話的問題有很詳細的討論（他另有一本書叫做『漢字問題』，是從教育的觀點研究漢字學習的問題。似乎台灣中華書局會翻印發行）。其實所謂文言，包含着殷周以來各時代頗為複雜的各種文體，在文法方面彼此間也有不少的差異。例如：『書經』的文章和梁啟超所寫

的文言文就有很大的距離。首先我們要明瞭：我們今日所謂文言和白話是從現代國語的觀點出發的。有些古代的作品在當時是代表口語的，例如『詩經』的國風，是當時民間的歌謠，『論語』是孔子的語錄，都是接近當時的口語的。但是照現代的標準來看，都是文言。其次，文言和白話各有一些不同的文法和語助詞。過去有人半開玩笑地說：「之」、「乎」、「者」、「也」、「矣」、「焉」、「哉」是文言的語助詞，「的」、「呢」、「嗎」、「了」是白話的語助詞，這話也是從現代國語的立場出發的。在蘇州話裏，「哉」字仍然通用，例如「來哉！」不就和『書經』堯典中的「往哉！」的結構相類似嗎？但是，我們不能不承認：語助詞「哉」在現代國語中已經不存在了。又如在詞彙方面，粵語說「飲茶」，國語說「喝茶」，但是，我們從國語的立場不能不承認動詞「飲」是一個文言的詞，在現代國語中已經不常見了。

所謂「國語」，是一國的標準語，大陸現在叫做「普通話」，我們的國語是根據北平話的語音系統，在詞彙方面，也要做過一番規範化的工作，和北平的土話也有點不同。例如：「頭」，北平話有時叫做「腦袋」，有時甚至叫做「腦袋瓜子」，四川話叫做「腦殼」，在老舍的小說裏就有不少北平土話，有時表現得更加生動有力。可是從規範化的立場看來，就不容易得到全國大部份人的了解，所以「頭」這個詞可以說是全國大都通行的，如果用漢代揚雄『方言』的體裁來說：「頭」是「通語」。又如北平話中「兒」尾特別多，例如「今兒」（「今兒是幾兒」相當於「今天是幾號」）、「明兒」、「這兒」、「那兒」、「哪兒」等，如果說成「今天」、「明天」、「這裏」、「那裏」也是很標準的國語。又如「波浪」的「波」，北平有兩個讀法，一個讀作「菠菜」的「波」（po），一個讀作「破壞」的「破」的陰平（pō）。可是因為全國大多數方言都和前一個讀法相當，就不妨採用前者，以便全國通行。這是從口語方面來看的。如果從書面語方面來看，國語文學代表元明清以來的白話文學，例如：『水滸傳』、『西遊記』、『紅樓夢』、『儒林外史』、『兒女英雄傳』等，都是國語的文學。嚴格說來，元明清以來的白話文學，其中夾雜了不少官話方言的成份（所謂官話，包括長江以北的大部份地區以及四川、雲南、貴州一帶的方言，說官話方言的人佔全中國的大部份），也有很多詞彙在現代國語中已經不通行了，只有『紅樓夢』和『兒女英雄傳』，大體上是用北平話寫的，可是『紅樓夢』裏也還夾雜了不少文言的描寫。不過大體說來，現代人是可以看得懂它的大意的，但是也有一些土話是不容易明白的，舉例來說，『紅樓夢』和『兒女英雄傳』裏有「不當家花拉的」，在現代北平話裏已經不通行了，引起了不少的討論。大意是「不應當」，「不值得」，可是還沒有一個確實的解釋（參北京『中國語文』一九五九年九月號，十二月號，台灣『中國語文』一卷一期）。大多數香港人雖然口中說的是粵語（通常以廣州話為粵語的標

準語，在香港就叫做廣東話），但是在寫白話文時，用的却是國語。有人主張香港人不必學習講國語，可是却不能不讀寫國語文學。換言之，口裏說的話和書面的語言並不一致。儘管口裏說「我嘅書」，寫文章時却大多數寫成「我的書」，讀起來時又是用粵音讀的。這確是一個奇怪的現象。有的外國人就問：爲甚麼不用粵語來作文呢？主要的原因是：我們中國人有一套共同使用的漢字，是不受語音變遷的影響的，所以我們可以用各地的方言讀二千年前的『論語』、『孟子』，也可以用各地的方言讀元明清以來的白話文學。這樣，就養成了中國人讀寫國語文學的習慣。如果訓練學生聽國語講國語的習慣，就可以增加學生讀寫國語文學的能力。這個道理很簡單，假如我們學英語，不注重講和唸而只從看和寫着手，學習的進度一定很慢。所以，加強中國語文教育的第一項辦法就是：在小學裏加授國語注音符號。我們不但要教學生用粵音讀漢字，同時也要教學生用國音讀國語文學。例如國語中有不少是讀輕聲的，如果我們加以重讀，就會失去原來的神韻，有時還會引起誤會。我們想一想，假使朗誦一段國語文學的作品，例如『紅樓夢』等，而用粵音讀出，該是多麼尷尬的事。舉一個例子來說，『紅樓夢』第二十回：「黛玉笑道：『偏你咬舌子愛說話，連個二哥哥也叫不上來，只是愛哥哥愛哥哥的。回來趕圍棋兒，又該你鬧么愛三了。』」林黛玉笑史湘雲把「二」讀成「愛」，如果用粵音讀起來，那就差得很遠，如何能夠傳神呢？有人也許認爲這樣會增加學生的負擔。其實在新加坡的華裔學生，除了說自己的方言外，還要學國語、英語和馬來語，比香港的學生還要多學一種語言。何況學習說國語還可以幫助我們讀寫國語文學呢？要想達到這個目的，必須在師範學院中加強國語的課程，在必要的時候，還要開辦小學教師的國語講習班。關於這個問題，我在『關於國語教育的幾個問題』（一九六九年七月九日在柏立基師範學院演講）一文中，有較詳細的討論，這裏不再多說了。

## (二)

如何加強並改進中學國文教育？在這一次研討會中，一定有豐碩的成果，同時中文大學教育學院正在進行研究，本人也未必把老生常談再說一次。不過，本人想提出幾點來說一下：

談到加強和改進中學國文教育，一方面要注重課程教材和教學方法的改進，一方面要注重師資的訓練。這需要各方面的合作才行，例如：教育司、師範學院、中學校長、國文教員，以及社會人士的協助等等。在大學方面，我們知道中文系的畢業生